

石筏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黄茜 译

A JANGADA DE PEDRA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石筏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黄茜 译

A JANGADA DE PEDRA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7-60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筏 / (葡) 若泽·萨拉马戈著; 黄茜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063-9782-7

I. ①石… II. ①若…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IV. ①I55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0068号

A JANGADA DE PEDRA by José Saramago

Copyright © José Saramago &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 1986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石 筏

作 者: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译 者: 黄 茜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09千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82-7

定 价: 4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每一种未来都是极其美好的。

——阿莱霍·卡彭铁尔

1

当若阿纳·卡尔达拿一根榆树枝刮了刮地面，塞尔贝尔所有的狗都吠叫起来，让当地居民陷入惊惧和恐慌。因为，自古以来人们一直相信，一旦这些默不作声的犬族开始吠叫，整个宇宙就已接近终局。这根深蒂固的迷信，或者信仰——很多时候它们是同义词——是如何形成的，今天已无从知晓，然而，通过类似的伎俩，即听说一个故事，再添枝加叶地复述它，法国的祖母用以下寓言含饴弄孙：在古希腊的神话时代，也在这个地方，比利牛斯山东部的塞尔贝尔，一只长着三颗头的狗听到塞尔贝尔的名字时会应声吠叫，当它的主人、冥府渡船人卡戎叫唤它的时候。我们同样不清楚的是，这著名的、声调响亮的犬类经历了怎样机体的变异，它们退化的一颗头的子孙才获得了可被证实的、确凿无疑的沉默。然而，这一点几乎人所共知，尤其是在老一辈人那里，守门犬塞尔贝鲁，在中文里就这么写和念，凶神恶煞地看护着地狱的入口，以便没有灵魂胆敢逃脱。因此，或许因为邪恶的众神最后的怜悯之心，此后所有的犬族都永久地失声，也许是为了用沉默抹去对于地狱的记忆。然而，正如摩登年代清楚告知我们的那样，永久并不能持久，只消在这些天，在离塞尔贝尔几百公里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我们稍后会想起来，一个叫若阿纳·卡尔达的女人用榆树枝划了划地面，

那边所有的狗都吵嚷着跑上大街，它们可是，再重复一遍，从来没叫过一声的。如果有人问若阿纳·卡尔达，她怎么会想到用一根树枝去刮地面，这看起来像是个疯狂的少年而非成熟女性的行为，她难道没有想过看似无意义的举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举动——我们得提醒自己——往往是最危险的。也许她会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树枝就在地上，我捡起来，画了一根线。你没想到那可能是根魔法棒吗？它对魔法棒来说太大了，而且我总是听说，魔法棒是由黄金和水晶做的，沐浴在光晕里，顶上还有颗小星星。你知道那是根榆树枝吗？我对树木了解得很少，后来他们告诉我，无毛榆即山榆，植物学上讲都是榆属，它们没有超自然的能力，甚至不能改变它们的名字，但是，就这回来讲，即便一根火柴也能造成同样的后果。为什么这样说？老人们常对我讲，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它力量强大不可避免。你相信宿命吗？我相信必然。

在巴黎，人们对塞尔贝尔市长的恳求捧腹大笑，后者打电话时好像正在一个狗窝里，这是他给狗喂午饭的时间。最后，仅仅在一位议会代表的不断恳求下——这位议会代表在塞尔贝尔出生和成长，因此熟知当地的传说故事——两名法国第二局^①的资深兽医才被遣往南部，带着调查这异乎寻常的现象，并提交报告和解决方案的特殊使命。与此同时，那些绝望的，近乎耳聋的塞尔贝尔市民在街道和广场上——从前令人愉悦的居所如今变成了地狱——散布了大量有毒的肉饼，极致简单的对付办法，其有效性经过了所有时代、任何地区的人类经验的检验。终究，只有一只狗被毒死，但幸存者很快吸取了教训，顷刻之间，它们吠着，嘶叫着，号啕着，消失在临近的田野里，在那里，因为没有人明白的原因，几分钟之内全部安静下来。当两名兽医终于到达塞尔贝尔时，带到他们跟前的是可怜的梅朵尔，身躯已冰凉、膨胀，完全不像一只陪着女主人出

① 法国的情报部门。——译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门购物的幸福的狗狗，由于它已经很老了，还喜欢在太阳底下无忧无虑地打盹儿。然而，既然正义还没有完全抛弃这个世界，上帝充满诗意地决定，梅朵尔死于它亲爱的女主人制作的毒肉馅饼，据说是为了毒死邻居家的一只不肯从她家的花园里滚蛋的母狗。兽医里较年长的一位，站在悲伤的尸体前说，我们来做尸检吧。事实上无此必要，因为塞尔贝尔的任何一位居民，如果愿意，都可以为死因做证。然而第二局的秘密意图，正如这涉密的行业里行话所说的那样，乃是暗中检查这只动物的声带，这条狗，在它已确定的死亡带来的沉默和它看起来仿佛要持续一生的缄口不言之间，终于有了几个小时可以像普通的犬族一样吠出声来。徒劳无功，梅朵尔甚至没有声带。手术师感到讶异，但市长有他自己的看法，果断而明智：毫不奇怪，塞尔贝尔的狗有几个世纪没有叫了，发声器官业已退化。那么为什么突然又叫了呢？这我不知道，我不是兽医，但我们的担忧到此为止，那些狗消失了，无论它们在哪里，都听不见它们的声音了。被解剖又被草草缝合起来的梅朵尔，被送还给它哭泣的女主人，仿佛一个活生生的悔恨，活生生的，这就是悔恨在死亡之后的样子。在去机场的路上，两名兽医商议在报告里删去声带消失的诡异情节。看起来事实确凿，因为就在那天夜晚，一只长着三颗头、体型巨大的狗来到塞尔贝尔巡夜，它有一棵树那么高，但悄无声响。

就在这些天，也许更早，也许在若阿纳·卡尔达拿一根榆树枝刮了刮地面之后，一个男人在海滩上散步，时值向晚，海浪的声音几乎不可听闻，简短、压抑如一声毫无来由的叹息。这个人，之后他会说自己名叫儒瓦金·撒萨，走在用以区分潮湿的沙和干燥的沙的潮水标上。时不时地，他弯腰捡起一只贝壳，一条蟹足，一缕碧绿的海藻，我们经常这样打发时间，独自散步的人正是如此。由于没有口袋或包盛放他的拾得，当双手握满了的时候，他就把死去的动物遗骸放回水中，属于土地的留给土地，属于大海的归还大海。

但一切规则都有例外，他看见前方有块石头，海浪无法触及，儒瓦金·撒萨拾起了它。这石头沉甸甸，宽阔如一张唱片，形状却不规则。如果它像别的石头一样，轻便趁手，轮廓平滑，正如那些可以轻易地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小石块，儒瓦金·撒萨会将它抛向水面，看着它蹦跳，孩子气地满足于自己的机智。由于推动力耗尽，最终它会沉没，一颗看起来命运被描画的石头，被太阳烤干，仅仅被雨水打湿，最终沉入黑暗的海底等待一百万年，直到这片海蒸发干净，或者等待退潮将它再度带回大陆，然后再等上一百万年，等另一个儒瓦金·撒萨走下海滩，不知不觉地重复同样的动作，不要说，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没有石头是坚固和安全的。

在南面海滩，在这个温热的时辰，有人最后一次下水，在水里游泳，玩球，潜入海浪之下，或者躺在气垫上休憩，感受向晚的第一丝微风，调整身体接受还有一秒就要沉入大海的太阳最后的爱抚。这是最漫长的一秒，因为我们看见了它，而它允许我们看。而这里，在北面海滩，儒瓦金·撒萨抓着一块石头，因为太沉重而双手疲累。风很清冷，太阳已下沉了一半，没有海鸥在水上飞翔。儒瓦金·撒萨扔出石头，期待它在几步开外落下，离他站立的地方不远，我们每个人都得知道自己的力量。此地没有目击者嘲笑这位受挫的铁饼运动员，他已准备好自己嘲笑自己。但事情并不像他推测的那样。又黑又沉的石头升到空中，落下来撞击水面，凭借反弹的力再度升起，一段漫长的腾跃或飞行，然后再度掉落、上升，终究在远方沉没，除非我们刚刚看到的白色并非仅仅是波浪碎裂时溅起的泡沫的流苏。这是怎么回事，儒瓦金·撒萨困惑地想，孱弱如我，居然把沉甸甸的石头扔了这么远，扔向已然昏沉下来的大海，而这里却没有人对我说，干得好，儒瓦金·撒萨，我是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见证人，如此壮举不应被忽略。真不走运，假如我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他们会说我是个骗子。一排高浪从宽阔的海面涌来，翻滚着，吐着泡沫，一块石头终究要掉入大海——这是童年时代的河

流告诉我们的，如果童年时代拥有河流——一种由扔出去的石头引起的同轴波动。儒瓦金·撒萨跑上海滩，浪花在沙上碎裂，卷走贝壳、蟹腿、碧绿的海藻，此外还有别的，马尾藻、珊瑚、海带。连同一块轻便的小石头，可以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那种，要过多少年它才能重见光明。

写作无比艰难，它是一项莫大的责任，只消想想那繁重的劳动，将发生的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安排，首先是这个，然后是那个，或者，如果想要更便捷地取得必要的效果，今天的事件放在昨天的情节之前，还有一些同样不乏冒险的技巧，把过去作为现在，把现在当作既无开端也无终局的无尽绵延的过程。但是，无论作家们怎么努力，有一项技艺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即同时写作两件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有人认为困难可以通过把一页纸分为两栏来解决，左右并排，但这个计谋是天真的，因为一栏的文字先写，另一栏的文字后写，而且不要忘了，读者不得不先读这边，再读那边，或者先读那边，再读这边。最厉害的是那些歌剧演唱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咏唱的部分，三，四，五，六，在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男中音之间，所有人都有不同的唱词，比如，愤世嫉俗者在嘲弄，天真无邪的姑娘在请求，骑士迟迟前来施以援助，让歌剧观众感兴趣的是音乐本身。然而读者却不是这样，他希望前因后果、一字一句地被阐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说到了儒瓦金·撒萨，现在才提及佩德罗·奥尔赛，事实上儒瓦金·撒萨把石头扔向大海和佩德罗·奥尔赛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发生在同一时刻，虽然根据时钟，两者之间有一小时的时差，因为后者发生在西班牙，而前者发生在葡萄牙境内。

谁都知道一切结果必有原因，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我们却无法回避一些判断上的，甚至是简单的识别上的错误，我们以为这个后果来自于那个原因，事实上它却来自于另一个，完全超乎我们拥有的理解力和我们自以为拥有的学识之外。比如，似

乎已经证实了，如果塞尔贝尔的狗全都吠叫起来，那是因为若阿纳·卡尔达拿一根榆树枝划了划地面。然而只有一个极为轻信的孩子，如果还有这样的孩子，从轻信的黄金时代遗留下来，或者极为天真的孩子，如果天真的圣洁之名可以这样被徒然取用，一个相信合上拳头就能够抓住一缕阳光的孩子，只有这个孩子才会相信，同时因为历史的和生理学的原因，那些从不吠叫的狗又能够发声了。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乡镇和城市里，不乏起誓说自己是原因所在的人们，是他们引起了狗的吠叫以及后来的一切，因为他们摔了一扇门，折断一片指甲，摘下一颗水果，或者拉开一扇窗帘，点燃一支烟，或者他们死了，又或者——并非同一些人——他们出生，关于出生和死亡的假设最难让人接受，考虑到我们自己得提出它们，因为刚从母腹出生的孩子不会说话，那些已经入土为安的人也说不了了。也不用补充说，任何人都有过多的理由猜想自己是一切后果的原因，包括那些已经讲述过的后果，以及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给这个世界运转的部分。我倒乐意知道如果没有人类和仅仅由他们引起的后果，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最好别想得太无边际，那让人头晕。存活一些小动物就足够了，一些昆虫，它们有它们的小世界，蚂蚁的世界，知了的世界，它们不会拉窗帘，不会照镜子，可那又如何，终究，唯一伟大的真理是世界永远不死。

佩德罗·奥尔赛会说，如果他胆敢的话，地震是由他的双脚踩踏地面引起的，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这是他的大胆假设，如果不是我们的，既然对此我们轻率地表示怀疑。如果每个人都要在世界上留下至少一个记号，这也许就是佩德罗·奥尔赛的那一个，因此他宣称：我把脚放在地上，大地颤抖了。那是一种极不寻常的震颤，甚至看起来似乎没有人感觉到了，即便现在，两分钟之后，当浪花已从海滩上退却，儒瓦金·撒萨对他自己说，如果我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他们会说是个骗子，土地颤动着如一根已不再发出乐音但依然颤动的琴弦，佩德罗·奥尔赛从鞋底感觉到它，当

他走出药店来到街上的时候，依然感觉到它，而旁人却浑然不觉，仿佛他正注视着一颗星星，说，多美丽的光线，多漂亮的星体，却不知道它在句子的半途就已熄灭，儿孙们却不得不重复这些句子，可怜的人，把死了的说成活的，并不是只在天文学里才会发生这种讹误。此处正好相反，所有人都会发誓说土地坚固如常，只有佩德罗·奥尔赛断定它在颤抖，还好他什么也没说，也没有惊慌地跑起来，此外墙壁并没有摇晃，天花板上的吊灯悬挂如铅垂线，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它们通常最先警觉，头藏在一只翅膀下，在栖枝上安静地睡着，地动仪上的指针追踪并持续追踪着一条水平线，在以毫米为单位的坐标纸上。

第二天早晨，一个男人穿过一片覆盖着荆棘丛和潮湿草场的未开垦的平原。他在树木间的小径和窄路上行走，这是一些高大的杨树和白蜡树，以及一蓬蓬的怪树丛，散发着非洲的香气。这个人不可能选择更彻底的孤独和更高远的天穹了，然而在他头顶，轰轰烈烈飞翔着一群欧椋鸟，它们形成巨大的深色云朵，如同一场暴风雨的序曲。当他停下来，这些欧椋鸟就在天空打转，或者隆隆地降落在一棵树上，隐藏于枝叶之间，整棵树的叶子都在颤动，树冠发出刺耳的、剧烈的回响，仿佛那里面正在进行一场最残酷的搏斗。若泽·阿奈索继续向前走，对，这就是他的名字，欧椋鸟们也在同一时刻骤然飞起，呜噜噜噜噜噜。如果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也许会猜测他是个职业的捕鸟师，或者，就像蛇一样，具有蛊惑和诱捕的能力。事实上，若泽·阿奈索对于这场有翼的盛会和我们一样困惑。这些生物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不要惊讶于措辞的陈旧，有些时候人不愿意使用太普通的语汇。

这个人从东往西走，恰好小径也是自东向西，然而，因为要绕过一个宽阔的湖泊，他沿着岸边的曲线拐向南行。黎明将近的时候，天气将热起来，此时还有一丝新鲜清爽的风，可惜不能将它收在衣袋里，留到热气蒸腾起来的时候。若泽·阿奈索一边走着，脑际里一边掠过这些想法，它们模糊不自觉，仿佛并不属于他。他发

现欧椋鸟留在了后面，在道路因湖泊而拐弯的地方原地飞舞。异乎寻常的举动，毫无疑问，但是常言道，该去的去，该来的来，拜拜小鸟们。若泽·阿奈索绕湖一周，在香蒲和黑莓丛里艰难跋涉，过了将近半小时，他回到原来的路上，朝着来时的方向，像太阳一样自东向西而行，突然，呜噜噜噜，欧椋鸟们再度出现，它们躲到哪儿去了？好吧，在这件事上没有解释。如果一群欧椋鸟陪伴着一个男人晨起散步，就像一条忠诚的狗对待它的主人，如果它们在他绕湖一周的时候默默等候，然后像之前一样跟随他，你不能让它们说明或查清它们的动机，鸟儿们没有理性，只有本能，模糊不自觉仿佛并不属于我们，我们讲的是本能，也是理性和动机。同样也不要问若泽·阿奈索是谁，以什么为生，来自哪儿，到哪里去，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仅仅能从他本人那里得知。而这段描述，这概括的消息，同样也适用于若阿纳·卡尔达和她的榆树枝，儒瓦金·撒萨和他掷向大海的石头，佩德罗·奥尔赛和他坐过的椅子。生活并不从人们出生那天开始，若是那样，每一天都像是赢得的，生活开始得要晚得多，通常是太晚了，更别说有一些尚未开始就要结束，因此，另一位诗人才高声说，啊，谁能写下可能发生的历史？

还有这个女人，玛利亚·瓜瓦伊拉，奇特的名字，她爬到阁楼找出一只旧袜子，过时的款式，用来存钱比银行保险柜还要稳当，象征性的私人储蓄，优雅的节俭，由于发现袜子已经空了，她开始拆袜子上的线，仿佛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长长的蓝色羊毛线不停往下掉，而袜子看起来并没有变小，已经说过的四个谜语还不足够，这一个告诉我们，至少有一次，内容可以大于容器。在这幢安静的房子里，海浪的嘈切声到达不了，鸟族飞过的影子不会遮蔽窗口，有狗但它们不会吠叫，土地，如果曾经颤抖过，现在纹丝不动。在这个拆袜子的女人脚下，堆出一座还在不断增长的小山。玛利亚·瓜瓦伊拉不是阿里阿德涅，跟随这条线我们找不到迷宫的出路，也许跟着它，我们终究会迷失自己。线的尽头在哪？

2

第一条裂纹出现在一块自然形成的巨大的厚石板上，光滑得像风做的桌子，在比利牛斯山脉最东边的阿尔贝雷斯山，它缓慢地向大海倾斜，而塞尔贝尔那些不幸的狗此刻正在山里游荡，一个并非不合时宜的暗示，因为所有这些事，虽然看起来不是，其实都相互关联。由于没有了家庭供给的食物，饥饿迫使它们从无意识里打起祖先的捕猎技能，以便抓住一些迷路的野兔。其中的一只狗，名字叫阿尔滕特，有赖于犬族天生无比灵敏的听觉，听到了岩石的炸裂声。它来到岩石边上，因为好奇和惊惧鼻孔扩张，毛发直竖。这条裂缝无比纤细，看到的人会觉得那是一条由削尖了的铅笔画出的线，全然不同于另一条用树枝在坚硬的地面，或蓬松柔软的尘土里，或是在泥浆里画出的线。我们还是不要在这些白日梦里浪费时间了。然而，当狗走近时，裂纹变得更宽、更深，并向两旁延展，撕裂了整个石块。这裂缝容得下一只手，有一只手臂那样宽，那样长，如果此地有人胆敢加以试探。狗狗阿尔滕特不安地逡巡着，却没法逃走，它被那条既看不见尾巴，也看不见头的蛇所吸引，并且突然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待在哪一边。是它所在的法国那一边，还是在三抔远的西班牙这一边。但是这只狗，感谢上帝，并不属于适应力极强的类型，它一跃跨过了深渊，请原谅这明显夸张的修

辞，来到了西班牙这一边。它偏爱地狱般的地界。我们永不会知道怎样的乡愁打动了一只狗的灵魂，怎样的梦境，怎样的诱惑。

第二条裂纹，但对世界来说是第一条，出现在数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比斯开湾附近，离龙塞斯卡略斯不远，这个地方因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十二骑士的悲伤故事闻名于世。罗兰在吹响象牙号角时死去，安杰利卡和杜伦达尔赶不及前来救助。那里，沿着阿博迪山脉的山麓，朝着东北方向，奔流着伊拉蒂河，这条河源自法兰西，汇入西班牙的埃罗河，后者是阿拉贡河的支流，阿拉贡河又是埃布罗河的分支，埃布罗河最终将把所有的水倾倒入地中海。在峡谷深处，在伊拉蒂河岸，坐落着一座名叫奥尔巴伊塞塔的城市，而河的上游有一座堰堤或拦河坝，正如那里的人们称呼的那样。

是时候说明，这里讲述或将要讲述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能够在任何一张地图上得到证实，假如它详尽到足以包含那些明显无关紧要的信息。因为地图的功能就在于，它们展示出有限空间的可利用性，预见到一切都可能在此发生。我们已经讲到命运的树枝，我们也见证了一块石头，即便拾取自最高处的涨潮标，也能够掉入大海或再度被潮水带回，现在又轮到奥尔巴伊塞塔市。许多年前，在修建拦河坝引起的富有教益的骚乱之后，安宁重新归回到这个沉睡在重山之间的纳瓦拉的城市。如今动乱又再度降临了。几天之内，奥尔巴伊塞塔变成了欧洲的神经中枢——如果不是世界的神经中枢——这里聚集了官员、政客、民事和军事权威，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记者和矿物学家，摄影师，电视和电影制片人，各个学科的工程师，监察员和看客。然而，奥尔巴伊塞塔的名声只持续了短暂几天，和马勒布的玫瑰一样转瞬即逝。生长在贫瘠的土壤上，那些玫瑰怎么开得长呢？我们说的是奥尔巴伊塞塔，不是别的，直到在别的地方发生了更轰动的事件。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在河流的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永恒流淌的水忽然不再流淌了，好像水龙头被猛地拧紧。举个例子，某人在一个水槽里洗

手，掀开阀门，关掉水龙头，水随即流走，排干，还留在上釉的水槽里的转眼也将蒸发干净。更确切一点说，伊拉蒂河收回了河水，恰如海浪从沙滩上退却，河床清晰可见，石块、淤泥、水藻，蹦跳着喘息并死去的鱼，骤然而至的寂静。

当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工程师并不在现场。但他们注意到某些不寻常的现象，观察面板上的刻度盘显示，河水没再灌注入宽广的河床。三个技术人员跳上一辆吉普车，前往调查这一有趣的事件，他们沿着拦河坝边缘行驶，一路上检验各种可能的假设。他们行驶了将近五公里，有足够的时间这么做。其中的一个假设是，山体下沉或滑坡改变了河水的航道。另一个假设是，这是法国人捣的鬼，高卢式的背信弃义，将关于河流和水力发电的双边协议置于不顾。所有假设里最激进的一个，乃是认为水的源头、泉眼业已枯竭，看似存在的永恒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一点上，意见出现了分歧。其中的一个工程师，安静好深思的类型，眷恋于在奥尔巴伊塞塔城的生活，担心会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另一些愉快地搓着手，他们也许会被调到塔霍河的某个拦河坝工作，离马德里或格兰维亚更近。讨论着这些个人顾虑，他们行驶到拦河坝的尽头，那里只有排水口，却没有了河，仍有一丝涓涓细流从柔软的土地里渗出，一个泥泞的旋涡，甚至没有力量推动一只玩具水磨。这条河钻到哪儿去啦？吉普车司机说。还有比这更富有表现力的精确表达吗？困惑、乏力、不知所措，同时深怀着不安，工程师们再度讨论起上述假设，由于得不出任何结论，他们回到拦河坝的办公室，随后又回到奥尔巴伊塞塔，在那里，市政官员已在等候，他们听说了伊拉蒂河的神秘失踪。于是开始互相指责、不信任，打电话给马德里和潘普洛纳，繁重的工作和讨论的结果是一条极简单的命令，分为三个连续且互补的步骤：沿着河道去上游，搞清楚怎么回事，什么也别向法国人透露。

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前，探险队就向着边境出发了，他们沿着干

涸的河床或看得见它的地方前进，当视察员疲劳地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伊拉蒂河了。穿过一条不足三米宽的裂缝，河水坠入土地深处，咆哮如小型的尼亚加拉瀑布。在裂缝的另一端已经聚集起了一群法国人。若以为西班牙的近邻，这些诡计多端的笛卡尔的信徒尚未注意到此现象，未免太过天真。然而他们至少也像裂缝这边的西班牙人一样惊愕，迷惑，两方都不明就里。双方开始交谈，但谈话既不漫长，也无甚益处，不过是几声合法的惊叹，来自西班牙人的关于新的假设的犹疑的阐述，最后，是一种不知该归于谁的普遍的激愤。法国人随即展露出微笑，毕竟他们无须修改地图，依然是边境之前的那段河流的主人。

这个下午，两个国家的直升飞机飞临当地拍摄照片，利用绞盘机，观测员降落并悬挂在瀑布上方，他们向下注视，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一个黑色的大窟窿，弯曲的背脊线和水面的泛光。为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西班牙方面奥尔巴伊塞塔的市政官员，和法国方面拉罗的市政官员，全都汇聚在伊拉蒂河边一顶专门搭建的帐篷之下，帐篷前插着三面旗帜，法国的三色旗、西班牙的双色旗以及纳瓦拉自治区的区旗。他们意图探究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在旅游业方面的潜力，以及如何对之加以开发以符合双方的利益。考虑到可用于分析的元素和不足和明显的转瞬即逝的特点，会议并没有产生出关于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文件。然而却成立了一个由两国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并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草拟出下一次正式会议的议程。然而，在最后一刻，一个令人不安的要素打破了双方取得的相对共识，来自马德里和巴黎的双边问题常设委员会的代表们几乎同时干预进来。这些先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疑问，我们得想想，这个洞是朝哪边开的，朝着西班牙，还是法国？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一旦将道理解释清楚，事情的微妙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毫无疑问，从今往后，伊拉蒂河完全属于比利牛斯山脉低处的法国行政区所有。然而，如果裂口完全开向西班牙那边，在纳瓦拉省，谈判便

尚可商榷，因为法国和西班牙，在某种意义上为奇迹贡献了相同的力量。如果正相反，裂口完全开向法国，那么事情该由他们说了算，因为原生资源、河流和裂缝都是属于他们的。面对新的情况，两国政府官员按捺住内心的保留意见，同意保持联络，直到找出解决这个严峻问题的方案。接下来，两国政府的外交部共同发布了一份艰难起草的联合声明，表明他们在常设委员会内部就边界问题进行紧急对话的决心，并将参考——正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各自的大地测量学专家团队的真知灼见。

这个时候，出现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在奥尔巴伊塞塔和拉罗之间，外国地质学家的数量已经不在少数。这些通晓大地的智者大批到来，他们是山体滑坡和自然灾害、古怪的地层和石块的观察员，手持小榔头，在一切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上敲敲打打。一个法国记者，犬儒主义的米歇尔，对他的西班牙同行，严肃的米格尔打趣，后者已经向马德里报告，裂缝绝对属于西班牙，或者，在地理学意义上说得更精确一点，更民族主义一点，绝对属于纳瓦拉。你们留着它吧，傲慢的法国人说，如果它让你们这么欢乐，并且对你们来说这么必要。仅仅在加瓦尔尼冰斗，我们就有一座四百二十米高的瀑布，我们不需要一个上下颠倒的自流水洞穴。米格尔可以回答说，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班牙国境这一边，同样有许许多多的瀑布，其中的一些又高又美，然而问题不在于此。一座向天空敞开的瀑布本身并不神秘，它看起来总是一样的，人人一览无余，而伊拉蒂河的一条裂缝，我们看得见它的开端，却不知道它的结尾，这一点如同生活本身。而另一个记者，一个路过的加利西亚人，似乎加利西亚人总是路过，提出了一个尚待提出的问题。这些水去哪儿了呢？此时双方的地质学家正在进行生硬而乏味的科学讨论，这个问题，仿佛来自一个怯懦的孩子，仅仅被此刻将它记录下来的人听到。由于口音是加利西亚的，它听起来小心慎重，被高卢人的狂喜和卡斯蒂利亚人的夸夸其谈所包裹，接着有其他人开始